

北京市东城区 文史资料选编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北京市东城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封面题字：刘炳森
封面设计：张永红

内部发行
工本费 4.50 元



北京市东城区文史 资 料 选 编

第 二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北京市东城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目 录

中央首长关怀我父亲溥雪斋的二三事

.....毓陟初(1)

记周总理关怀马寅初先生的几件事

.....徐汤莘(8)

党对我父亲马占山的关怀.....马玉文(15)

驾机送周恩来先生返延安.....赵 新(21)

马叙伦先生教导我跟着共产党走

——我护理马叙伦先生的经过.....柯贵贤(25)

回忆先父何思源的一些事迹.....何理路(29)

“三一八”惨案亲历记.....张舜英(47)

康有为重来北京的一段轶闻

.....金慧中金启曜(51)

石友三被扣前后见闻.....万永光(54)

旧北平邮务工会盛衰兴亡史略.....胡学琰(58)

伪华北行政学院内幕.....于森波(63)

北京市第一中学简史.....李寿朋、闵孝慈(66)

附：经正书院创建碑：简介及碑文

北京市第二十六中学前身汇文中学简史

.....谭凤乾(89)

北京市第一聋哑学校校史.....李宏泰(96)

王府井大街之今昔.....朱启铃遗作(103)

闻名国内外的王府井大街.....刘耀祖(107)

往昔王府井大街与印铸局.....陈庆余(110)

附：清印铸局平面图

“天津百货售品所”与王府井大街

.....王继福(118)

王府井医药行业今昔.....张子荣(126)

记北京饭店.....邵宝元(129)

解放前的北京饭店管理委员会.....万永光(136)

话说东安市场.....董善元、陈伯康、马祥宇(139)

东安市场旧闻漫拾.....张子华、李雅轩、白

.....玉晨、莫文通、常玉

.....奎、刘鸿印、丁德贵、康耀庭(160)

东安市场的书肆述略.....萧新祺(171)

1952年东安市场新旧书业概况表.....(175)

东城区档案局和东城区政协文史办提供

1952年王府井大街商业统计表.....(180)

东城区档案局和东城区政协文史办提供

1952年东安市场商店(摊贩)统计表.....(180)

东城区档案局和东城区政协文史办提供

东来顺饭庄.....马祥宇(181)

天义顺清真酱园.....刘英杰(189)

稻香春发展史.....许晋卿(201)

全素刘和它的宫廷素菜.....刘文治(219)

北京东交民巷杂记.....靳 麟(227)

昔日东交民巷使馆界概况.....吴逸民(235)

国民党政府收回北平使馆界的经过

.....万永光(243)

美国驻华公使康克夫人家书摘译

——义和团事件前后的北京见闻(一)

.....李寿朋译(253)

北京的地毯业.....施复湘(267)

旧北京的粮食业.....迟子安(310)

饲养金鱼六十年.....徐金生(324)

四合院.....靳 麟(335)

中央首长关怀我父亲溥雪斋的二三事

毓 陟 初

我的父亲雪斋（1893—1966），满族，正蓝旗人，清代道光皇帝的曾孙。他的祖父是皇五子惇亲王奕谅，父亲是贝勒载瀛。我父亲4岁时过继给皇九子孚郡王奕譞为孙，袭贝子爵。他的名字叫溥伋，号有遂园、乐山、南石、雪斋。到了晚年为了名号一致就常用“溥雪斋”这个名字了。

父亲是当代著名书画家之一，早在1930年就执教于辅仁大学，历任美术系教授兼系主任。并组织过“松风画会”，专门研究国画艺术，培养了大批人材。他擅长画山水、马、墨兰等。在书法方面，初学清代成亲王（永瑑），后习赵孟頫，再后临学米芾。遂把米、赵融合一起，自成一种严谨中见潇洒的字体。父亲同时也是古琴家，40年代他与友人共同发起组织了古琴会，广泛联络当时在北平的琴友，共磋琴艺，使我国传统的古乐在北平又得以流传、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经常参与国内外文化交流活动，对我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做出了贡献。他的各方面艺术都得到了国内外人士高度的评价与赞赏。他在文化艺术界的任职有：北京市文联常务理事、市美协副主席、书法研究社副社长、北京画院名誉画师、市音协理事等等。以下是我回忆父亲生前受到中央首长关怀照顾的二三事。

送人到家

50年代第一届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时，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出席大会并做了报告。会议期间，总理找到父亲，很关心地询问了他的生活和工作情况。父亲说：“通过这次文代会。文艺界贯彻这次会议精神后，一定会出现一片新的气象。可惜我的年纪已60多了，干不了什么了。而政府对我还是很照顾，心里总感觉不是滋味。”周总理说：“溥老，你是专家、国宝嘛，年纪是60了，可是你有丰富的经验呀！今后还要请你多提些建议呢！”后来话题又转到了溥心畬身上。总理说：“溥心畬是你的——”父亲说：“那是我的堂弟。”总理说：“他现在在海外，国画界素有‘南张北溥’之说，他要是回来，我们也欢迎嘛！”遗憾的是父亲与溥心畬早已断了联系，无法将这次与总理会面的情况告诉他。

谈话过程中，总理得知父亲参加这次会议并无汽车接送，总理对大会的组织工作很有意见。他对父亲说：“散会后，你坐我的车，我把你送回去。”父亲很不过意，感到总理工作很忙，不该打扰总理。可是总理还是坚持要送，并一直把父亲扶上车来。上车后总理问：“溥老住在哪里？”父亲说：“我住在无量大人胡同（现名为红星胡同），我能搭段总理的车已经够荣幸了，就请司机同志看停在哪儿方便就停在哪儿吧，不要耽误总理的时间了。”总理向司机说：“咱们先到溥老的住处。”到了胡同口，父亲要下车，总理说：“送人要送到家嘛！”最后，车子一直开到大门口。总理这才满意地挥手告别。自此，父亲出席会议，都有车接送了。

满 汉 联 欢

1957年北京中国画院成立。父亲被聘为名誉画师。当画院召开成立大会时，周总理也参加了大会，并做了重要指示。在会后与全体与会者合影时，总理并没有坐在特意为他准备的椅子上，而是走到父亲旁边停住了脚步，风趣地说：“咱们来个满汉联欢吧！”

古 琴 演 奏

解放后，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每年来访的外宾日益增多。50年代中期，怀仁堂常举办招待外国首脑的文艺晚会。周总理对节目的安排及内容是非常关心的，常常邀请父亲到那里表演古琴节目。在父亲第一次参加那里的演出后，总理特意到后台找到他说：“溥老的节目很受欢迎，祝贺你演出成功。我是你的听众，感谢你的精采演奏。”

有一次演出时，父亲弹奏了一曲《普庵咒》，这是与佛教有关的一支曲目。日后总理见到父亲时又谈到这次演出，总理问：“过去弹这支曲子是不是还要焚香？”父亲说：“总理说的非常对，过去弹奏此曲常在琴桌上的正前方放一香炉，焚上香。”总理说：“下次再演出此曲时，也可焚上香嘛！这样气氛就更浓了。”以后，在招待外宾的演出时，只要演奏此曲便焚上香了。

七 十 寿 宴

1962年初秋，家里正在议论如何庆祝父亲七十整寿，突然接到陈毅副总理给父亲的请帖。为了祝贺父亲的七十寿辰，特请他于×月×日到中南海紫光阁赴午宴。那天当汽车驶至紫光阁时，陈老总就迎了出来：“溥老，祝你健康长寿。这次我是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来请你的，由于领导同志都很忙，就委派我来代表了。”

席间，父亲说：“我没做多少工作，也谈不上什么成绩，可领导上还给了我这样的荣誉，真是受之有愧。”陈老总说：“溥老不要谦虚，你的传统艺术造诣很深，这是得到社会上的承认的，现已年至古稀，几十年的艺术生涯培养了大批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了，如今走出了学校，扩大了工作范围，为人民辛勤地做了许多工作，党和人民是感谢你的。来，为溥老的健康长寿干杯！”宴会上作陪的有当时美术界的一些负责同志，以及一些在京的著名书画家。

父亲回到家里兴奋而感慨地说：“象我这样的人，多大岁数、什么时候生日，国家领导人都了如指掌。而且还要为我设宴祝寿，对我真是关怀备至了。”

在 舞 会 上

三年困难时期，由全国政协发给父亲一个政协礼堂的出入证，并可凭证在政协内部购买短缺商品和在内部食堂用餐。1963年春天的一个晚上，父亲到政协礼堂吃过晚饭刚要从大厅

出门，忽听得里面传来管弦乐声，他又转身走向奏乐的小礼堂。站在小礼堂门口的警卫介绍说：“里面是国务院在举办舞会”……他的话尚未说完，恰好陈毅副总理舞至门口，招呼道：

“溥老请进！”在陈老总后面正好是周总理。总理见父亲在门口也打起招呼：“溥老来跳舞！欢迎，欢迎。”父亲便进了礼堂，走到后排座位上坐下。过一会儿，陈老总见父亲总是坐在那里，就在曲间休息时走过来说：“溥老你是个音乐家，应该喜欢跳舞啊，怎么总是坐在这里？多活动活动对身体也是个锻炼嘛！”父亲说：“我还不大会跳！”陈老总说：“你搞音乐，节奏感强，学起来不难。”这时又有人来请陈老总，他又走向了舞池。

古 柯 庭 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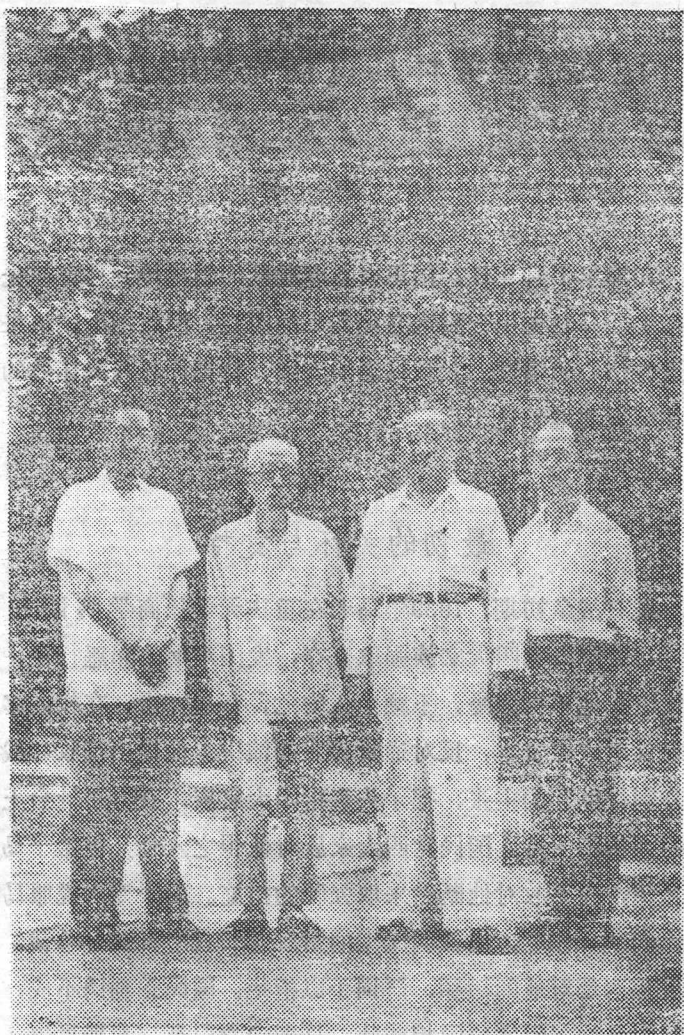
自60年代初至十年浩劫前的这段时期，朱德同志经常在下
午把父亲约到北海画舫斋内的古柯庭，一起研究书画艺术。在
会面中朱老总经常问及我父亲的生活与工作情况，他们边谈边
写，很是投机。那时朱德同志虽是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但人们
还是习惯地称他为朱总司令或朱老总。朱德同志似乎对这称呼
也更习惯。一生戎马生活的朱老总，时年已近八十，可精力依
然充沛。他很赞赏父亲写的字，同时也很喜爱父亲画的马及兰
花等。朱老总问：“溥老画马是从何时开始的？”父亲说：“我学画
还是从画马开始的，自幼很喜欢马，爱骑马。所以回到屋里就
画马。”朱老总又问：“你和马打过多长的交道？”父亲答：“三十
来年。”朱老总说：“难怪溥老画的马那么有生气，你有这方面
的生活嘛！这恐怕就是搞文艺的要有生活实践，搞绘画的喜欢
写生的道理所在吧！”

一次朱老总谈起自己的爱好时，说他喜欢养兰花，他种植了很多不同品种的兰花。朱老总对父亲说：“溥老是画兰花的，是不是也喜欢养兰花呢？如果你愿意养，我可以送你100盆。”父亲说：“喜是喜欢，就是种植技术差，怕是养不好都糟蹋了就太可惜了。”有一回朱老总很高兴地说：“我们在这古柯庭门前合个影吧！”这张照片经过十年浩劫幸未遭到损失，它已成为我们后辈人最珍贵的纪念品了。

灯 节 晚 会

1964年的农历正月十五，文化部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灯节游艺晚会。在即将开始的时候，大厅里爆发起热烈的掌声，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邓颖超同志走进了会场，并频频地向与会者招手致意。总理正好坐在父亲的邻桌。这时大家一致热烈鼓掌请总理讲话。总理环视了一下四周便站起来做了简短的即席讲话。当谈到文化界的成绩时，他说：“我们有很多同志工作非常认真，很有朝气”，这时总理把目光转向父亲一下，接着又说：“这些同志当中也有的是出身于清代皇族的，工作得就很好嘛，今天在座的就有。……”

这天父亲回到家里非常兴奋。他说：“今天到会的只有我是出身于清代皇族的，没想到今天总理在讲话中对我没点名的点名给予了表扬……。”父亲受到总理的鼓励，感到非常光荣。



朱德同志（右二）与溥雪斋（右三）在古柯庭前留影。

记周总理关怀马寅初先生的几件事

徐 汤 莘

1976年1月9日，周恩来总理逝世的噩耗传到马寅初先生的家里。马老先生听到这突如其来的噩耗，潸然泪下，从来没有这样伤心悲痛过。我是马老的女婿，特把周总理关怀他的感人往事扼要地叙述于后。

最初的关怀与支持

抗日战争初期，1939年马老在重庆大学任商学院院长期间，目睹国民党四大家族强取豪夺，发国难财的罪恶行径，极为气愤。他无畏强暴，不顾个人安危，奋起抨击，在校内多次发表反对官僚资本，反对通货膨胀的演讲。他提出征收“战时过分利得税”的主张，把矛头直指四大家族，获得了社会上广泛的拥护和支持。国民党四大家族对他恨之入骨，但慑于马老的名望，尚不敢对他断然采取强硬的措施。而派专人说服马老和他们“合作”，出任国民党的财政部长或中央银行总裁。马老认为这是对他的污辱，严词予以拒绝。国民党利诱不成，继以写匿名信，附寄枪弹相威胁，马老嗤之以鼻，无所畏惧。利诱威胁，都不能迫使马老“就范”。蒋介石终于下令在1940年12月逮捕马老，投入息烽集中营囚禁。

马老被捕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了山城。各方面人士纷纷呼吁营救，周恩来同志是营救最出力的一个人。1940年12月29日，在延安的《新中华报》发表了《要求政府保障人权释放马寅初氏》的社论。1941年3月23日《新中华报》又发表了《马寅初教授被捕经过》的文章。都是周恩来同志从中促成的。周恩来同志还通过各种方式、多种关系，奔走呼吁进行营救。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于1942年夏释放了马老，但仍软禁在重庆歌乐山家中，限定“三不准”：不准任公职；不准演讲和发表文章；不准教书。实际上马老并没有恢复行动和言论的自由。监禁关押，磨灭不了马老见义勇为、敢怒敢言的锐气，他出狱后写了一篇《中国工业化与民主》的文章，试送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但隔几天就被退了回来，后又试送《扫荡报》，同样被退稿。正在马老万分苦闷气愤的时候，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同志知道了这件事。周恩来同志指示在重庆《新华日报》任编辑的许涤新同志说：“马老是一位经得起考验的爱国主义者，必须大力支持。”于是派了一位记者到歌乐山马老家里去访问，并取来马老的文稿。许涤新同志和那位记者向周恩来同志汇报之后，周恩来同志又亲自看了一遍文稿，最后决定在《新华日报》全文整版一次发表。见报后轰动山城，人们纷纷传阅。马老深受感动，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为老百姓说话。从此，马老在周恩来同志引导和帮助下，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新华日报》每次开座谈会，马老都积极参加，并积极地发表爱国言论。有一次马老在座谈会上说：“只要是为国家的利益，我是一定跟共产党走的。”

一副祝寿贺联

1941年8月30日，马老还被蒋介石关押在江西上饶集中营里，重庆大学的进步师生为了营救马老早日出狱，扩大影响，举行“遥祝马寅初六十寿辰大会”。祝寿启事刚在重庆《大公报》和《新民报》刊出，就引起了国民党的惊惶，飭令两报立即撤版停止刊载。蒋介石亲自“手谕”给侍从室主任陈布雷，由陈布雷会同教育部长陈立夫，明令重庆大学师生禁止召开“马寅初祝寿会”，否则以法律制裁。到了开会那一天，平时就已拥挤不堪的从重庆城区通往沙坪坝的公共汽车，被削减了班次，重庆大学礼堂也上了锁、断了电。可是重庆大学进步师生历尽辛劳，排除国民党的种种阻挠和刁难，祝寿会如期举行。各界人士、报社记者，纷纷前来，有人徒步30余里赶来参加。寿堂设在一间大教室里，没有电灯，而寿烛高照，反而增加了祝寿的气氛。寿联寿幛挂满了寿堂，上面写着：“马首是瞻”、“老马识途”、“不屈不淫征气性，敢怒敢言见精神”等，特别醒目的是周恩来、董必武和邓颖超联名的一副，写的是“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①，它挂在寿堂正中，大大增添了祝寿会的热烈气氛，鼓舞了与会者的革命精神。

应马老之邀到北大做报告

1951年6月马老接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以后，一再强调，办好教育一定要学习好新思想，确立为人民服务的立场。首先

在北大教师中发起了一个以改造思想、改革高等教育为目的的学习运动。周总理十分关心北大的学习运动，支持马老的工作，应邀为北大教师学习会作一次报告，并亲自和马老共同研究，商定报告题目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听讲的对象扩大到京津地区高等学校的教师。报告长达5小时之久，听众情绪饱满，全神贯注，毫无倦意。报告分立场、态度、为谁服务、思想问题、知识问题、民主问题及批评和自我批评等七个方面，讲得具体深入、生动感人。总理坦率地承认自己的出身和社会关系，还就知识分子如何取得革命的立场、观点、方法问题，亲切地谈了自己的体会。他号召教师们认真进行思想改造，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努力学习，为使自已改造成为教育战线上的革命战士而努力奋斗。这次学习运动，不久就扩大到全国范围，不但对学校教师的思想改造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还为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和教育改革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在反右和“文革”的政治风暴中

1955年，马老根据在浙江、上海等地实际调查的第一手材料，写了一份《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发言稿，准备在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发言。为了慎重起见，他先在人大浙江小组征求意见。在当时，控制人口问题，是和“人多好办事”以及苏联人口问题的新观点相左的。有的代表认为马老不识时务，有的代表主张对马老进行批判，后经周总理的劝阻，才未进行批判。马老继续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几乎跑遍了浙江，从实际调查中，更加认识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为了中华民